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三十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奔喪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鄭注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孔疏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嵩燾案據下文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於又哭於三哭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如初聞喪不得奔喪特詳其儀則此之成服而後行以別於上文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謂不能遽行耳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奔喪見星而行見星而

舍不及成服一依親始死之儀惟其遠也若聞喪不即行則由括髮袒而襲絰由散帶垂而絞帶而成服以衰有餘力行之而猶常服扱衽非所安也故曰成服而後行明非聞喪即行而但俟之成服而已則行猶遠也注謂以君命有爲恐誤聘禮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使衆介先爲反命也而必俟之終事而後歸並無成服待而之文疏申鄭意殆又失之

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鄭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已殯者位在下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嵩燾案問喪親始死雞斯徒

既笄纚去冠徒既去屣始喪之儀也括髮則竝笄纚去之成服而後冠此始聞親喪當亦笄纚見喪則括髮親小斂時注意已成服喪服未成服素委貌深衣深衣常服扱衽而已素委貌之制於禮無徵問喪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是故三日成服喪冠寢裳於是乎成也安得有素委貌爲親始死之冠哉案鄭注問喪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爲最得其實餘多據素委貌言之亦自相牴牾矣士喪禮苴絰下本在左散帶垂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雜記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似散帶垂亦始喪之服既夕記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案喪服傳絞帶繩帶也是散帶爲麻之未成繩者故其本可辨苴絰下本垂之牡麻絰上本垂其末括髮則絞其帶不垂

成服而後絞垂奔喪見殯襯小斂括髮而後襲經絞帶小斂之節也

又哭三哭而成服則又哭當襯大斂其始聞喪已哭盡哀不能以始見賓之括髮當始喪之節明矣注意於此恐均失之案奔喪禮聞親喪遂行故此之云襲經絞帶者用小斂之儀而亦賅成服言之其云殯東西面坐是成服即於殯所也於此不當分未成服已成服爲言注意亦恐未允

免麻于序東

鄭注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

嵩燾案喪服傳齊衰以下牡麻經小功以下澡麻帶經此云麻通五服言之雜記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成經則絞帶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謂散

帶垂至絞垂凡三日也奔兄弟之喪與父母有間矣故有不散帶者雜記之云服麻卽散帶也上文明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是雖父母之喪未能卽奔亦當爲位成服齊衰以下可知成服亦散帶而後絞此云免麻爲未成服者言也奔喪見殯視小斂襲絰免麻小斂之節也注謂不至喪所無改服則下文聞喪未得奔喪固有襲絰絞帶之文何爲無改服也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鄭注又哭三哭不袒哀戚已久殺之也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旣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

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孔疏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爲四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嵩燾案注意非也奔喪始至哭括髮袒視小斂爲始聞喪而哭雞斯徒跣無待象始死之節也明日又哭明日三哭成服專爲奔喪者言之旣殯而有朝夕哭奔喪者亦卽位哭不待言也至不及殯則已遂卒哭之期矣三日成服如在殯之儀而始至初哭又哭必兼朝夕盖已徹朝夕哭奔喪者猶於此致其哀焉故通爲五哭其以三日成服爲節則同也下文聞喪不得奔喪亦通三日成服爲五哭爲成服之前二日並有朝夕哭也案鄭注於此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

以上似皆未達經旨下文明有三日五哭之文是顯與經相背戾也禮文節括在善讀者之自
通之凡括髮必袒不言袒者文略下文齊衰以下不及殯又
哭三哭皆免袒成踊又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括髮袒經輕
若齊衰以下遠若除喪猶袒喪禮括髮爲重而袒爲輕括髮
無不袒者鄭注乃云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齊衰又哭
三哭皆言袒衍字也於此殆失之誣矣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
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
鄭注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始聞喪之處齊衰已
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
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

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爲素案注意非也上文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此云齊衰已下非親喪以別於爲母之齊衰也三日五哭自親喪至齊衰已下皆然成服之朝一哭猶之三哭也通始至哭又哭朝夕爲五鄭注誤以三日五哭卒爲急奔喪不知此正承上聞喪不得奔喪而通言齊衰已下之儀無爲父母不待急奔喪齊衰已下反急奔喪之理三日五哭成服云五哭卒者齊衰已下至成服而事畢下文成服拜賓正申足此意言卽位成服之後更無拜賓之事也注謂亦明日成服則是三日五哭之後始成服拜賓與前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亦自爲抵牾矣

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注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往容待齊也

嵩燾案上節凡爲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卽位承上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爲文而云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似謂兄弟在他邦聞喪不得奔喪則親且長者一人爲主衆兄弟皆就其家哭所爲位者兄弟之親且長者也衆兄弟相去遠則自成服而仍往哭諸其家禮之以親親爲義也斯亦仁之至也疑此經無奔外喪之文篇首奔父兄之喪已云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齊衰已下之喪又更不必言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

識於野張帷

孔疏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熊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亦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在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是慈母繼母之黨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是父之友與爲師同嵩燾案此與檀弓之文各據一端言之凡爲廟者宗所繫也母妻之黨不繫於宗故於寢學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於廟門之外尊師以況親必於外者不以師之戚戚其祖也凡私親之以義合者皆當哭於寢師友道一也哭師於寢亦正也檀弓

一有殯而哭遠兄弟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是父之黨亦哭於寢云側室者以避殯也檀弓又云妻之昆弟爲父後者哭之適室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同一哭寢而所哭之室又各不同禮之所以準乎情與義之宜也疏引檀弓與此異文而據以爲異代之禮似失經旨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鄭注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避爲主也與諸侯爲兄弟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嵩燾案喪服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子大夫之哭君並同大夫於君所輯杖則以避君也服同而不以杖亢君爲不敢主君

之喪也凡非主喪不拜賓賓謂他國之君若大夫來弔者其出使他國亦然爲位成服而不拜賓避君也兩言不敢拜賓相承爲文注謂大夫哭諸侯爲哭舊君恐誤與諸侯爲兄弟通謂他國之君襄公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臨於廟必爲位以哭云爲位者諸侯相與臨喪之禮也注謂族親婚姻在異國者亦誤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鄭注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嵩燾案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入北面爲成踊也其後云卽位踊復位踊皆北面凡踊在宮則鄉殯在墓則鄉墓經明言從主人

而踊則是主人至墓北面先踊而弔者乃與之拾踊注謂主
人墓左西面西面者主人拜賓之儀非至墓成踊之儀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
同親者主之
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
子主之不同從父昆弟之後嵩燾案喪服小記父不主庶子
之喪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是父所主者適子之喪庶子
則否經文約略言之而據喪服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
是子之服一統於父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庶子爲父後
者爲其母緦父所不主者子亦不敢主也父卒而後得申其
私經言父爲主猶喪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所謂子統於父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則各爲其母若妻子皆得遂其私恩也親同不同二者故謂昆弟以下無喪主者昆弟之有子者各主其喪無子則昆弟之長者主之注云宗子謂嫡子也據儀禮喪服傳昆弟期無嫡昆弟庶昆弟之別於宗子之義無取經明言長者親者亦各視其長與親爲之主而已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注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嵩燾案喪服傳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嫂叔本無服者也爲父後者之於出母降而無服者也逸喪禮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

者麻則正嬸叔之服也族姑姊妹嫁者遞降而至於無服則其情固疏矣兄弟之無服者不相爲位而族姑姊妹嫁者獨推及無服之親恐非禮意也

禮記質疑卷三十四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問喪

親始死雞斯

鄭注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嵩燾案內則櫛縰笄總所以理髮而約之漢時謂之幘說文髮有巾曰幘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急就篇注幘者韜髮之巾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加武將首飾爲絳袙其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似幘因帕爲名漸崇其屋加耳其制略與冠同而別以巾覆髮急

就篇注巾者一幅之巾所以裹髮是也注云邪巾貊頭蓋卽
所謂喪幘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有貊獸廣志貊色蒼白貊
頭猶言帕首謂之貊者其色蒼白此因冠有幘而爲喪幘蓋
漢制如此與笄纚之約髮者全別注以邪巾貊頭爲笄纚之
存彖非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
鄭注爵踊足不絕地嵩燾案爵踊猶言雀躍說文踊跳也跳
躍也躍迅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注
距躍超越也曲踊踊也六書故大爲躍小爲踊躍去其所踊
不離其所似踊躍皆絕地踊猶今之頓足哭謂之爵踊者雀
行雙足踊惟其身輕而踊數不如男子之頓地有聲也注謂

足不絕地恐誤
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孔疏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
嵩燾案此段文義痛絕不可復見言泣親之柩所以藏形者亦不復見也哭踊之節盡哀而止言其外著之容愴愾悲絕不能自勝言其內蘊之心容之哀有盡而心無窮也
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鄭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嵩燾案古冠皆有笄纚以約髮親始死去冠而笄纚小斂去笄纚而括髮三日成服而後冠因以布約束其髮用之以代笄纚免冠而約髮之

布外見因謂之免免者免冠也惟斬衰齊衰有免以代笄纚故假免爲之名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三年傳曰總六升斬衰之冠六升齊衰之冠七升布總六升視斬衰之冠則免之爲斬衰齊衰者亦當各視其冠玉藻當事免謂免冠也其非去冠而加免明矣免以代笄纚云免狀如冠者非也詳見

喪服小記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

鄭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爾嵩燾案免以代冠禿者冠矣何爲不免也蓋免所以約髮禿者無髮則免無所施當遂去冠而袒踊故謂之不備禮若以其不能免並踊袒去之是廢禮矣此各據

一端言之注意非也

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鄭注不冠者猶未冠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爲聚紥不冠者之所服猶言去冠以免將事也童子不冠總角而已無待以免約髮當室而有緦服則喪冠備矣有喪冠必施免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童子爲喪主於時可以冠故曰當室當室而服及緦一以成人之禮行之其免宜也注意似未分明

禮記質疑卷三十五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服問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鄭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嵩燾案此於喪服無明文據喪服緦麻章姑之子鄭注外兄弟也舅之子鄭注內兄弟也傳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外兄弟緦麻妻爲夫之外兄弟無服不應公子之妻反爲之制服喪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小功爲夫之昆弟無服而夫之姑姊妹小功夫之昆弟之女子子既嫁猶大功同爲從服而恩有所及則服爲之加重以此推之夫

爲姑之子緦妻爲姑之女子子亦當服緦所謂外兄弟者姑之女子子也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皆服大功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子爲姑之子尊不同者則無服而妻自服緦注以外祖父母從母當外兄弟非所以爲名矣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鄭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也孔疏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嵩燾案間傳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卒哭受服去麻帶易葛帶而首絰不易期而小祥除首絰而要絰不除閒傳據爲父斬衰爲母疏衰言之而期喪無明文喪服父卒則爲母三年父在爲母期此云三年之喪旣練期喪旣葬練葬同時其卒已及九月得爲母申三年之服期喪之不爲母明矣喪服婦人有葛絰男子無葛絰而自期以下竝不詳除絰之文大功章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小功章卽葛五月而殤服大功牡麻絰無受小功澡麻帶絰五月準此以推期喪旣葬不當除絰故仍三年之葛帶而服期之麻絰注云葛絰誤其功衰則前後喪竝同雜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又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正謂旣練而服功衰受以大功七升齊衰旣葬亦受以大功七升喪服記於斬衰

云衰三升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於齊衰云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三年之喪既練再受服齊衰既葬一受服所受並同服其功衰蓋兼言之注通八升九升爲言疏專繫之父衰七升並誤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注亦反服其故葛帶絰期之絰差之宜也孔疏大功既葬者首絰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絰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絰與期之絰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燾案喪服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正服之衰八升與齊衰受服同所受皆功衰也

經云有期之喪既葬有大功之喪兩有字緊承三年之喪既
練爲文蓋此三者同爲功衰而首經與所受之葛帶固有不
同是以期喪既葬受葛猶之練服也而練服爲重既練除首
經齊衰既葬首經不除故服期之經大功之喪牡麻經而大
功之麻與三年既練之葛同亦猶之練服也而練服爲重其
首經則已除矣故亦服大功之經閒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
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爲此三
者麻葛同既練受葛而喪固重齊衰既葬亦受葛而屈於練
服但服練服之葛而已閒傳所謂輕者包是也齊衰之經大
功之經並以加之練冠閒傳所謂重者特是也微有異者大
功始喪麻葛重而反服其故葛帶亦與期喪既葬同也注於

此云絰期之經似誤合期之喪既葬與此爲一事疏遂以大功既葬首服葛絰爲言且謂進與期之喪既葬同大功既葬受小功之服不與此爲類安得與期之既葬同鄭意大功與衰喪竝疏乃引大功以進於齊衰亦全失鄭意矣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疏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竝留之合糾爲帶嵩燾案下文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加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是所謂三年之葛主首絰言之言除練冠加大功之絰而假三年之葛爲之辭耳雜記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正是此義上文明言三年之喪既練有期之喪既葬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閒傳輕者包重者特所謂重者

首絰也所謂輕者要絰也斬衰之葛與齊衰大功之麻皆兼

服之無變葛之文所變者易練冠而首絰而已疏以大功麻

帶爲言與上下文義皆自相抵牾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

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鄭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

親親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

服緦麻㒼齋案喪服云其長殤皆九月其中殤七月蓋皆齊

衰之服降而大功者下殤小功五月經明言殤長中變三年

之喪正謂大功之殤服殤服大功牡麻絰無受旣葬而麻帶

絰終其殤服之月數三年之葛亦據旣練言之故曰變未及

練而三年之絰不除不得云變也其要絰仍麻葛重所謂輕者包也經意大功三月卽葛而殤服無受不卽葛長殤則終九月中殤則終七月下殤則否正謂小功不變葛也鄭以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言之則文義全不能明喪服傳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殤服小功不及中殤言也注謂男子爲大功之殤服小功婦人爲服緦麻凡爲殤服降一等無婦人降大功而緦之理似皆未免經外求義也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鄭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攜蒸案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注同姓之女謂之內宗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而內宰云佐后使治內外命婦鄭注內命

婦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喪大記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鄭注外宗姑姊妹之女疑姑姊妹之女不當從外命婦堂上外宗當謂大夫士妻之未受命者而凡卿大夫妻之爲命婦皆可統之於外宗喪服爲夫之君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內宗外宗之於君夫人覩卿大夫之妻當有異故特著之此之外宗之爲君正喪服爲夫之君期者是也不當專主外親之婦言之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鄭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孔疏近臣

謂閽寺之屬貴臣不服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若不爲後則爲母無服翿纛案春秋之義君母卒稱夫人葬稱小君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傳以爲隱公之母左傳以爲桓公之母而於惠公皆不爲夫人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僖公之母成風也宣公八年夫人熊氏薨宣公之母頃熊也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襄公之母定姒也案公羊傳作定弋 昭公十二年夫人歸氏薨昭公之母齊歸也宣公十五年姒氏薨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案穀梁傳作定弋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是年五月定公薨七月定姒薨哀公未卽位不得尊其母爲夫

人春秋書姒氏薨書葬定姒是赴且成喪矣此當以公羊傳義爲正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旣成之爲夫人必不以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之例論矣喪服慈母如母齊衰三年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慈母者父命以爲母者也君子子則適也鄭注喪服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爲母三年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厭於父也疏云不爲父後爲其母無服未詳所據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則固重於緦矣鄭云唯君所服伸君也準諸公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例是庶子爲君稱其母夫人自得爲其母服疏引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以釋鄭氏伸君之義大誤近臣卽貴臣朝

夕在君側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鄭云右者驂乘不得謂之賤臣僕驂乘亦近君固知近臣之即爲貴臣也疏竝失之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鄭注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孔疏已有不杖齊衰則稅去齊衰絰猶不去也若杖齊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以差次約之大功非但稅衰亦免去其經也爲繐縗喪服爲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昆弟妻爲女君婦爲舅姑皆不杖而服固重經云無免經專爲父母之喪言之齊衰以下衰稍殺矣稅衰者脫去前衰後負板及左右之辟領非能易其衰裳爲吉服也喪

大記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

辟也三年之喪既葬而服公政而經帶不易齊衰以下之喪則時有之是以入公門有稅衰之文不能槪之父母之喪也經義無杖不杖之分注於此未免添設

禮記質疑卷三十六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間傳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

鄭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嵩燾案此下第五節言旣虞卒哭則此容貌聲音語言飲食四者皆據始喪言之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所謂言議喪次之言議也似不宜遽陳說非時事言者言其事也議則論其事之所以然樂則又更暢言之唯對言議樂五者祇據一事言其處斷之有詳略也

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鄭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蔦齋案喪服苴絰大搹去五分之一以爲帶鄭注盈手曰搹中人之搹圍九寸五分去一得七寸二分卒哭變葛帶亦五分去一得五寸七分有奇士喪禮苴絰大搹要絰小焉散帶垂牡麻絰亦散帶垂既夕記小斂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絞謂糾合之葛帶成幅亦準五寸七分有奇之葛裁爲三幅合縫之爲帶曰葛帶三重葛之成幅者也與絞帶自別鄭以四糾釋之恐誤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注易服謂爲從喪所變也蔦齋案經方言卒哭以後受服

之節尚未及後喪變服事下云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始推言變服之等差除服者除重者釋上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之文既練除絰之節也易服者易輕者釋上去麻服葛葛帶三重之文卒哭受服易葛帶之節也婦人則易首絰易服所以易輕者以重者不可兼而輕者可兼故爲之制使人見所易之葛知其斬衰之已及卒哭及練而又有新喪加之麻亦可辨知其爲齊衰大功之喪也聖人定爲喪服之制原是如此而此之云易服則尚未及後喪變服之節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鄭注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

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
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既練已下言大
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
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
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
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
葛齊衰之喪以下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
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耳不言
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
已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
其輕也孔疏兼服之者男子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

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嵩燾案斬衰卒哭受服與齊衰同既練受服與大功同齊衰卒哭受服亦與大功同而男子之帶婦人之絰有易葛之文喪服或重或兼服則凡兼有齊衰大功之喪者皆可辨而知之男人重首絰婦人重要絰斬衰之喪重於齊衰齊衰之喪重於大功輕者不能以抗重者故曰重者特男子輕者帶絰婦人輕者首絰既皆已易葛矣而後喪之麻可以加於葛於此兼服之故曰輕者包其或言包或言重者何也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而齊衰四升與所受服不相準則齊衰之帶可以包葛玉篇包裹也卒哭葛帶加布

帶其上若包裹之也既練受以成布七升而大功七升麻葛
正相準曰重者成布之數適相當也男子既練首絰除矣婦
人既練要絰除矣則各絰大功之絰亦所謂重者特也檀弓
婦人不葛帶服重者有除無變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皆無變
注意析麻葛為二通舉葛絰葛帶言之又云兼服之者明有
絰有帶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期已下固皆有矣兩
者有麻有葛似謂斬衰首絰不易葛齊衰已下易葛疏據檀
弓婦人不葛帶謂婦人獨不易葛多生轇轕無當經旨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
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鄭注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已下則於上皆無易

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嵩燾案鄭據服問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與此文忤故假殤服爲言雜記有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服問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所謂變者易冠而経約略爲之辭耳服問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経其緦小功之経爲小功緦輕不得加於練服當事而免又嫌於無服故仍加小功之経其要経之麻葛同者自可以兼服之兼服與上輕者包及麻葛重異文包也重也謂服之重者麻葛竝施大功以下服輕矣前喪之葛後喪之麻相去無幾服問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経之既免去経施之當事而已不以變前服也経故曰兼服之服重者

則易輕者也大功重於小功則易小功之麻小功重於緦則易緦之麻而或大功將除而有小功之服小功將除而有緦之服則小功緦重而大功小功之卽葛者又輕此與服問之義正兩相成注意恐失之

禮記質疑卷三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三年問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鄭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嵩燾案復生者復生人之常理居處飲食衣服以漸而復常所謂節也據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凡年以見歲爲期儀禮士虞記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玩儀禮之文祥禫同月既禫而可以吉祭矣而不得遽遷廟還廟而後有配少牢禮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未遷廟

則祔食祖廟不言祀也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後寢吉祭者吉禘也禘而遷廟始正禰廟之名案士虞記吉祭猶未配蓋通言之當禫之月不遷廟也不遷廟則亦不遂行吉祭經文略標其義在讀者之善通之而已喪至禫而畢而寢處之節至吉祭而始復固不限以二十五月也而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禮之不易者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在為母期伸其餘月以盡其哀與士虞記之中月而禫又別一義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鄭注言惡人薄於恩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嵩燾案注意訓患為惡則將由夫三字語氣與下不相類荀子禮論作愚陋

邪淫之人王氏述聞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故愚誤爲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然而從之作然而縱之縱讀爲故縱之縱下文然而遂之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之則爲禽獸矣羣居不亂言鳥獸自爲羣不相紊亂人而禽獸生理自亂禽獸亦不與羣人焉能與同羣哉極言以絕之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鄭注何以有降至於期也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嵩燾案至親以期斷若喪服爲祖父母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妻爲昆弟爲衆子爲昆弟之子皆至親也加隆則再期而爲父母三年殺則爲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喪服小記九月七

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期則四時備矣隆殺之節以是爲之準故曰至親以期斷孔疏以注未盡經意而云至親以期斷明一時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尊就除喪言之亦未盡

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鄭注焉猶然嵩燾案孔疏言子旣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似於辭義爲不順王氏經傳釋詞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徵引甚備據淮南時則訓天子焉使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其注呂覽云焉猶於此僖公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云晉焉作轅田焉作州兵亦云晉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晉無公族焉墨子魯問篇公輸子

自魯南游楚爲始作册職之器親士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洛洛爲足以長生保國凡云爲皆通作於是緩言之曰於是急言之曰爲爲使倍猶言於是使倍期也爲使弗及猶言於是使弗及期也訓爲爲然於義未合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孔疏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以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改變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萬案三者竝承上上至親以期斷言天地人往復之幾以期爲之節

也天有溫涼寒暑地有生長收藏人有舒慘啟閉歲之一周天行地運履端更始而人事之應以動者亦皆以復其常此喪服之所以因時爲隆降也疏於此析言之恐未合經意

禮記質疑卷三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深衣

鄭注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孔疏長衣以素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嵩燾案喪服記麻衣縓緣鄭注麻衣小功布深衣其雜記注云麻衣白布深衣鄘風詩箋云麻衣深衣麻者布也深者所以爲衣之式也吉服自朝服以上及喪服之衰皆有裳無緣惟深衣有緣麻衣縓緣蓋喪服之深衣與吉服異緣者其間深衣之緣又各視其父母以爲純繢純青純素之别如下文所記具父母大父母及孤子之衣純是也深衣長衣隨事爲名玉藻長中繼

揄尺所謂長者卽深衣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唐風詩傳引以釋素衣朱襮之義是中衣亦有緣冕弁服之中衣上覆以裳深衣無裳其揄中衣以尺爲節故亦名長衣鄭注雜記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證之禮經實無其文雜記之云麻衣布衰則猶衰服也其云練冠長衣則猶練服也同爲深衣而衰服各别未宜執一以論之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孔疏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衽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凡布廣二

尺二寸以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六寸以益下上二幅一尺二寸下上二幅二尺四寸嵩燾案續衽鉤邊與玉藻衽當旁之文兩相備要縫半下與玉藻縫齊倍要之文互相成凡冕弁服衣及裳皆正幅而裳之前後幅不相屬故衣兩旁皆有衽以下揜裳際鄭注玉藻衽屬衣垂而放之益別爲一幅垂於衣之左右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以揜裳際者是也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衣裣謂之衽則此深衣之衽也於冕服謂之襘昭十一年左傳衣有襘杜注襘領會言領相交會處也亦曰襘玉藻及此經之袷深衣之交領也曲禮之袷兼言冕服袷襘字通冕服正幅襘下及帶說文襘帶所結也謂帶所結處通名爲襘其左右兩衽自垂於

衣旁深衣無兩旁掩裳際之衽而前襟斜交以收合於右遂通襟爲衽說文所謂交衽者是也續衽謂與裳相屬正以衽者下掩裳際因據其以左掩右而名之衽廣韵鉤曲也鉤邊謂襟斜交而曲下與冕服之正幅者異玉藻所謂衽當旁益冕服由交領直下深衣曲下而收合於右當旁者當衣右之一旁也案鄭注鉤邊若今曲裾裾益漢制衣襟相交處以一幅布屬於後曰後裾又謂之向前曰曲裾若今之小襟曲裾者曲抱向前鉤邊者斜交向右似不當爲一類鉤邊肖其形當旁著其用故曰兩相備續衽則衣裳相連短長之度以要爲準由要而上達之領下屬之齊適得其半要縫半下據要言縫齊倍要據下齊言益雖上下相屬而猶存衣裳之遺每幅中裁而縫合之要縫得衣之半下齊之視要與要之視領相倍也故曰互相成

舊注似皆失之

又案鄭注喪服祭服朝服辟積無算顏師古漢書相如傳注辟積猶今之襵褶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幅二尺二寸以孔疏四寸為縫準之前除交縫一尺二寸得五尺四寸後除交縫一尺六寸得七尺二寸合計之得一丈二尺六寸故須辟積之使與身相稱深衣無辟積而斜裁六幅之布削上而益下齊下乃至廣一丈四尺四寸何以適體而便趨走乎詳玩注意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蓋謂衣前後四幅得八尺八寸除交縫一尺六寸得七尺二寸三分之減其一分得四尺八寸以其一分益下齊得九尺六寸所謂縫齊倍要也深衣所以異於冕弁服者惟其便也無衣裳之分故於上幅

削下下幅削上使足以固要而寬其下以爲容然九尺六寸之齊下垂於地固非所以取便也疏乃以下闊一丈四尺四寸爲說朱子深衣圖考因之而古制乃益茫然矣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鄭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嵩燾案臂上下各尺二寸與衣幅廣二尺二寸者不相當反詘之義終不能明葢人身由背脊至肘者長於由肘至手袂縫別爲一幅與衣之正幅相屬而縫合其左右各二寸案袂緣屬之幅孔疏據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之文遂謂袂幅二尺三寸半者誤其長蓋三尺六寸以中人身臂計之長短不必適均而袂幅各視其肘以爲節反屈之及肘併衣之正幅與袂幅通計以

所詘處及肘爲袂之長短也由肘而上達於背下及於指以肯袂之適中處則下揜手有餘一以人身爲準而不强制其長短以爲一成之式所以取便也疏謂衣幅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尺一寸至臂又尺一寸是衣幅得覆及臂今又屬袂於衣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誠然則袂幅與正幅有定制不當以反詘及肘定袂之長短矣鄭注肩臂中爲節語自分明疏恐失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孔疏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竊案裳六幅而析爲十二於禮無徵凡裳通前後七幅而有辟積深衣無裳之可名聯合上下爲一故無辟

積而以六幅上殺之以益下又析六幅爲十二幅而仍以裳
名之似失深衣之義下文明言完且弗費析六幅爲十二裁
合參差幾同褸䙅則非完也縫紝之功倍於冕服則非弗費
也經云制十二幅自通衣言之而獨據其下之裳者粉爲
十二幅之制顚倒割裂勉强求合證之禮經無其文考之先
王之典章亦無其義十二幅者衣前後各四幅上二幅通前
後聯屬之左右袂爲二幅亦通前後相屬而自分陰陽凡前
六幅象陽後六幅象陰陰陽十二律以應十有二月通深衣
前後求之而陰陽十二月之義備焉曰制者明深衣上下通
用正幅而稍縫之前後可見者凡十有二幅也自鄭注失其
義而司馬文正公及朱子各仿其制爲之當時見爲詭異書

亦非古制也

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嵩燾案說文袷衣無絮廣韵袷複衣一曰曲領也杜注左傳襘領之會也領之會處曰交領禮經多假袷爲襘會與合皆取相交義說文襟衣領袵衣襘襘交衽衽相交曰襘在領曰袷鄭注曲禮袷交領也注玉藻袷曲領也惟深衣有曲領玉藻之袷二寸正據深衣言之由領向右曲下曰曲領斜殺而屬之要曰鉤邊其曲處直折而下曲袷如矩專就折處爲言適當胸旁故曰抱方似不得爲方領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前後四幅適平裳

之有辟積不能平也而裁爲一丈四尺四寸之齊其廣倍要
幅旁曳而委於地何以云平用此知疏義之必不然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注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嵩燾案玉藻
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鄭注郊特牲繡黼丹朱以爲中
衣領緣而唐風詩箋云繡黼以爲領丹朱以爲緣毛傳素衣
朱襮領也亦云朱繡似朱爲領而加繡黼說文襮黼領也袷
者交領袷二寸領亦二寸繡黼所以爲領緣也注云袷廣二
寸專據領緣言之恐誤冕服無緣而有裼襲裼則中衣外見
故中衣有緣深衣無裼襲之分自領以下皆有緣所以爲飾
也證之禮經亦無表裏皆緣之文檀弓鹿裘衡長袪袪裼之

裼則反出其袪而褻外見深衣之袂胡下而收合其袪尺二寸是不能反出也尤不應緣其裏經云袂緣邊三者皆純注緣緆也既夕禮縓綼緆緇純注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飾衣曰純深衣通衣裳爲一邊即所謂在幅緣即所謂在下純廣各寸半與玉藻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同文注於此以表裏各寸半爲言似未免以意儗之

禮記質疑卷三十九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投壺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注司射奉中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當燾案鄉射記射自楹閒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似射皆南面而鄉射禮言設楅中庭南設中楅西當西序南東面則是中設於西階下東面以射者西面故也投壺禮同於射而布武則射廣而投壺狹故可設中階上鄭注奉之西階上北面專爲不以升階言之然下有投矢設中之文而不言壺所置處疑壺正當階北面鄉射禮司射兼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司射

賓黨也宜自西階主人自升阼階以授矢於賓授壹之親授
矢與射禮異鄉注據射禮爲說非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孔疏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辟賓曰今辟而不敢受於是
賓主人皆來兩楹之間南面主人授矢於賓復歸阼階上北
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
爲蔡案曰辟者記禮者之辭言所以般還爲辟其拜也疏據
曰字爲賓主人之辭大射禮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君
有命徹幕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
大夫皆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受几於筵前公壹拜
送賓以几辟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辟者所以

爲禮也安得於此復有禮辭熊氏安生云曰辟者是賛者來辭告主人及賓投壺禮倚賓及主人自相投受尤不得有賛者之辭失之愈遠矣

順投爲入比投不釋

鄭注比投不拾也孔疏比頻也賓主投壺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而已頻投嵩燾案鄉射禮取弓矢拾鄭注拾更也下云三耦拾取矢言更取矢也又云既拾取乘矢言更取四矢也又云司射作拾取矢言司射復命之更取矢也大射禮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上射横弓卻手自弓下取壹个下射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既拾取矢捆之兼挾乘矢是取矢亦各與其耦更取之儀禮云上射既發挾矢而后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者上射既發挾弓矢而立而后下射射凡四發皆然士喪禮男女更踊謂之拾踊曲禮左右足更升謂之拾級下文拾投注亦云拾更也廣韻比竝也韓詩外傳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言上下相比竝比投謂賓主竝投兩矢竝發則中者與不中者不辨爲誰何之矢故不爲之釋算注云比投不拾也語極明曉疏乃以頻投釋之亦稍失注意矣

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鄭注馬勝算也孔疏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每一勝輙立一馬禮以三而成但勝偶未必得三得二則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嵩燾案下文賓

籌於右主籌於左射者比三耦以三爲節投壺亦以三爲節

而通以賓籌主籌分左右每投四矢取其鈞也是以奇則曰

奇鈞則曰左右鈞四矢而有奇數則勝負見矣一投而釋一

算四投畢而立一馬釋算以行罰爵立馬以行慶爵明分二

事三馬既立謂三耦具投而一行慶爵勝者在前負者在後

曰一馬從二馬一勝則立一馬二不勝則此一勝之馬退居

二馬之後不用以爲勝算所謂請慶多馬馬多者乃得行慶

爵也舉二馬而三馬可知矣鄭併馬與算爲一疏遂言取算

以爲馬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而云禮以三而

成似失經旨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鄭注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孔疏謂前後樂節中
間疏數如一 葛藟案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鄉射
禮命太師奏騶虞間若一 奏騶虞以射大射禮命大師奏貍
首間若一奏貍首以射下並云三耦卒射大夫衆賓繼射是
所謂歌五終三耦及衆耦相間皆取應樂節也似儀禮鄉飲
燕射皆有樂無以樂節疏數詔大師之文騶虞貍首采蘋采
蘩皆所以爲射節每歌必五終而大射禮云奏貍首是專以
貍首爲節也因以詔之大師言每耦間射一以貍首爲節似
不得爲歌詩疏數之節也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
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鄭注司射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於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蕙案鄭所引射禮之文此經下云正爵既行請立馬是每投舉一行罰爵而后立一馬與射禮稍異每耦八算賓主各得四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如四投四入得四算曰二純一不入得三算曰二純一奇二不入得二算曰一純三不入得一算曰一奇勝者二算則司射告曰某賢於某一純勝者一算則告曰某賢於某一奇勝者三算則告曰某賢於某一純一奇各據一耦言之案疏云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數則曰九奇大誤數畢而行罰爵因爲勝者立一馬射禮先比三耦以次及衆耦卒

射而後視算故鄉射記曰箭籌八十蓋每射極之十耦左右各得二十純至十純則縮而委之而橫其餘純於下委其總數而比次其餘數以較勝負也卒射而飲不勝者而勝者之慶爵不行射之所以終於讓也投壺兼行慶罰因有立馬之文未宜據射禮釋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

鄭注馬各直其算言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併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嵩燾案馬各直其算謂賓及主人左右視算爲勝者立馬當所釋之算前以表識之也各者分左右言之注謂當釋算時據經文正爵既行請立馬知當在眾耦卒射之後

非釋算時也一勝而立一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多為勝馬少為負一馬從二馬負者亦從而慶之而不敢有爭心二馬自勝一馬不待併負者之一馬以自益勝者一負而不為屈負者一勝而亦不相蒙何為捔而有之以求多乎注云其一勝者併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非經義也

算多少視其坐

鄭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衆寡為數也嵩燾案鄉射記箭籌八十畢成數而言鄭注略以十耦為正責全數也而要以人數之多寡為置算之數射禮算亦名籌別於矢也投壺籌算異物而籌亦名矢比於射也

毋憮毋敖

鄭注幠敖慢也嵩燾案此戒侍立執事者偝立踰言皆以事言不應以敖慢爲戒偝立踰言亦卽是慢爾雅釋詁幠大也郭注引詩亂如此幠又云幠厖有也郭注引詩遂幠大東今詩作遂荒大東荒亦大也說文幠覆也亦不當爲慢疑幠當爲譕廣韻譕誘詞也案方氏析疑幠當作嘑音同而譌蓋投壺巾者宣嘑以助勢幠嘑竝荒烏切義亦可通敖當爲嗷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倞注喧也讙嗷正作讙敖皆戒其多言之意無幠者本無言而誘之使言無敖者揚其聲言之近於囂也毋踰言越位而與人言投壺習禮冠士使者童子竝當在弟子之列左右執事惟戒其囂故身容一而言容三於此不得有敖慢之戒

鼓半魯鼓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孔疏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鼙有圜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蕭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南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東鄭注鼙小鼓先擊小後擊大朔始也應鼙應朔鼙也是先擊者西鼙也其連擊者西鼙始而應鼓應之其收聲亦必以應鼙鼓亦東西相應此當通大射禮求之案儀禮鄉射大射並言司射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鼓卽樂節也鄭於大射禮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卽此魯鼓薛鼓之辨投壺之鼓半射節

禮記質疑卷四十終

質疑卷四十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儒行

衣逢掖之衣

鄭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孔疏大夫以上侈袂朝祭之服不禪庶人禪今孔子禪與庶人同袂大與庶人異嵩燾案王氏肅謂逢掖之衣卽深衣其說確不可易疏云大夫侈袂鄭注周禮司服之文據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鄭注弁經弔服袂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因是據爲大夫之侈袂似於禮無徵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鄭注衣二尺二寸所謂袂中也通言衣制並無

大夫士之分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襲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褶衣褶衾又云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襌蓋惟斂衣爲然朝祭之服無明文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深衣之制有是四者亦不必庶人皆襌而餘否也逢掖卽深衣之袂圜應規鄭注所謂胡下是也逢縫字通逢其當掖處則袂侈雜記之云侈袂亦猶是也似不當專以大袂襌衣爲訓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

鄭注如慢如僞言之不愠恒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疏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

不急切行大事時形貌似有畏懼行小事時如有愧愧嵩燾
案難進易退如孟子之言進以禮退以義則此之云動作兼
出處辭受言之大讓小讓大則小則對待爲文說文則等畫
物也謂定其等差爲界畫玉篇則法也凡制度品式皆曰則
此云如威如愧正據品式言之大讓辭而不受意若慢之小
讓辭而后受若僞飾然此言辭受之節也大則品式尊嚴無
敢褻視者故如威小則小心抑畏若有所怍而不敢承故如
愧此言出處之節也鄭注兼釋之疏遂分大物小物大事小
事爲言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

鄭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嵩燾案注意迂回張子云難者恭

愼也詁較明直王氏述聞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熯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熯敬也爾雅同熯戁難聲相近故字相通其實難字亦自具戒愼意商書其難其愼論語爲之難皆言勉强自檢飭莊敬而勉强自持所謂齊難也下文言必信行必中正兩必字亦即董子勉强學問勉强行道之義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鄭注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嵩燾案注意非也經言備豫有如此者祇是隨遇而安意此身綽然有以自處所歷之地不足以累之所謂備豫也不爭言不與天地陰陽爭一身之休咎地有險易地之常也山行乘樏泥行乘橇順其

常而已天有寒暑天之常也冬日衣裘夏日衣葛順其常而已推極人事之萬變一以常應之險夷豐悴無與於心而何爭爲二語深雋猶周秦諸子之寓言也疏據以爲與人爭恐失之

其近人有如此者

孔疏其親近於人如此此爲齋案君子之近人非求與人近也近人承上易祿言伊尹之樂道是難得也子思之摽使是難畜也難得者出處之大節難畜者辭受之大閑君子於此可謂遠人矣而先勞後祿實與人以可近所寶所祈與其所謂富者一求之己而無所資於人己與人兩無歉故近人

流言不極

鄭注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嵩燾案淮南精神訓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誘注極急也謂急求之意流言不極者流言加於其身不急求其故也所從出在人不急求其故則所以致流言者亦不一置念祗是强忍之意呂氏大臨言儒行之文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此所謂特立尤近於戰國游俠之爲非儒者之言也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孔疏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坰然自成立也嵩燾案所如詩之獻于公所謂所處之地也言有忠信之德禮義之行而將之以仁義無所處而不宜不更其所即素患難行乎患難意但能邦無道免於刑戮於暴政何歉焉諸葛公曰此中足士

大夫遨遊何必故鄉所以自立在己而已雖有暴政不足以
攖其心疏云不改其志操者非也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鄭注起居猶舉事動作孔疏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
終能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嵩燾案經言身可危志不可奪
舉事動作屬之身者疏謂行事能伸己之志謀恐非鄭意伊
川當崇甯時追取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
朱子當慶元時有僞學之禁而其後卒爲百世楷則可謂能
伸其志者志立於不可奪而事不必其集謀不期於成積久
而其志業終顯著於天下此節如程子朱子足以當之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

鄭注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孔疏見人忠信則美之見人利柔則法之嵩燾案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是行己大段工夫慕賢容眾毀方瓦合是接人大段工夫忠信蘊之心者優游從容有餘之意是發之外者法謂一身之法度慕賢容眾所以待人主存心言毀方瓦合所以處人主臨事言瓦之體方而用員其圭角四出者非瓦之所以為用也以其員為用而受眾瓦與之比合以成覆屋之功其相比合至密且周矣而各自相體不相膠結故曰瓦合毀者除也言瓦本方而用以覆屋以上承棟而下極於霤無有罅漏之存則惟其用之員而其方者自在而固不以為用故曰毀方舊注似皆

失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

鄭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覩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爲爲案注意極害道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漢世儒者於此倘少析義之功澡身浴德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而尤悔不生孟子固曰歸潔其身而已矣此言儒者之仕自飭其躬而不相獎以言陳言而伏謂自隱藏其事君也於其事之未形靜而正之昭德塞違納之軌物之中而使不自知於其事之已著略而舉之談言微中不迫

爲之程而使之自悟守約而施博言近而指遠斯惟有德者
能之
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鄭注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
爲多謀事不以已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竝衆
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嵩燾案鄭注
非也儒者之言行惟務其實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
謂不援引傅會以成其說世治君相皆賢其志可以行焉而
一出之詳審無喜事立功之心世亂其志不行而確然有以
內信於心而不自疑沮此皆儒者守道之義
博學以知服

鄭注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謂知服畏
先代賢人嵩燾案說文服用也廣韻服用也行也習也國風
將寀思服鄭箋服事也大雅耶哉嗣服毛傳服事也言博學
以知所當行之事博學則聞見廣義理明其於身之所服習
必有以知其方矣似不為畏服之義

雖分國如錙銖

鄭注八兩曰錙嵩燾案說文錙六銖也風俗通六銖為錙倍
錙則錙倍錙則兩韻會八銖曰錙錙銖二字相連言輕微也
楊倞注荀子八兩曰錙高誘注淮南子六兩曰錙玉篇亦云
八兩為錙皆沿鄭說似當以從說文為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充或爲統嵩燾案隕者穫之反充者詘之反二字異義猶得失損益之分富貴貧賤皆外至者也於已無與忽而貧賤焉而吾自若也忽而富貴焉而吾自若也無加損於其心以此見富貴之驕人與貧賤者之驕人皆失也隕穫充詘皆言憂喜失常意當分兩義釋之案凡處貧賤慼焉而已凡處富貴驕焉而已惟富貴貧賤之交戰於心與其驟至於此變易其常度而不自知隕穫充詘忽喜忽懼由其心之熒惑無主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一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大學

大學之道

孔疏鄭目錄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嵩燾案大學二字始見大戴禮保傅篇尚書大傳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戴記亦多言大學之義易傳太初篇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古之教者必於學自天子諸侯及大夫元士之子皆有入學之儀而王制言天子曰辟雍祭義又言天子設四學陸氏佃云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辟雍最居中總名曰大學學記言大學之

教具其事也案學記言學樂學詩學禮以王制論在瞽宗書在上庠之文推之詩禮三者皆當異學言大學之法詳其義也而由入學以至小成大成推及於化民成俗乃謂之大學之道道者所以行也推大學之精義於明明德親民二者以發明聖人立學之原人才之所以成風俗之所以厚一本之於學於篇首揭之曰大學之道明乎始終條理之畢具於是也鄭注博學可以爲政亦淺之乎論學矣

在止於至善

孔疏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髙齋案聖人之學成己成物而已而功莫大於成物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物之未遂其生一人之未復其性聖人有弗安焉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大學之道兼成己成

物二者而成物之功用一皆所以自明其明德而無待外求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常疑朱子言三綱領所謂止至善者虛爲之名而無其實孔疏於此直據爲三事意當謂大學之道以明德親民爲綱而此二者又必止於至善三言在者聖人立學之旨歸不越是也庶爲得之

致知在格物

鄭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嵩燾案鄭意似以致知爲前一層事物隨感而來乃所以爲知之至說文格木長也段氏注云引申之長必有所至故釋詁曰格至也尚書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格于皇天格于上

帝是也此接於彼曰至彼接於此曰來尚書格爾衆庶格爾衆是也說文至部云不上去而至下來也至與來同訓故鄭注於此云格來也來至均有止意故㞾閣亦謂之格格者限也物有所限而遂止也大學明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與事自別意心身家國天下物也誠正修齊治平事也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爲物其義皆有所極其行之也皆有其程格者窮極其所以然推類至義之盡而仍不踰其則朱子章句精矣而訓物爲事猶循鄭注終有未協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孔疏其所薄者厚謂己旣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也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嵩燾案經旨並

無報施之義厚薄字又從本末字上推進一層本所重也故曰厚末所輕也故曰薄其本既厚而後推而放之合內外之道以措之宜而其末之宜薄者亦同歸於厚所厚者身也所薄者一身之推也其云薄云厚則功用之所暨而效之所由成也祇是申足上意無推及報施之說疏恐失之

湯之盤銘曰

孔疏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嵩燾案說文槃承槃也內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特牲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凡盥以匜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承槃盥器日必用之說文沐濯髮也浴灑身也濯髮灑身不必日日爲之內則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三日五日則其功亦有間矣似與銘辭之言

日新者無當知此必爲盥槃非沐浴之盤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鄭注之適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嵩燾案鄭意觀人以喻諸己孔疏又推言衆人亦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於我疑此爲修身齊家之事向内一層工夫已自檢點入細至此而喜怒哀樂之發與家人相爲交接而偏私稍介乎儀容驕逸或形於動静必有窺乎其微而知其身之動未適於道者多也大學自正心而後皆就情之發用處言之情者人與人所以相接之機

也由一身而推之天下好惡盡之矣一家之近隨處感發有
不能盡之於好惡者是以體之愈密而察之愈微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敖惰皆其所以施之人者也而以一身謹其機鄭
注借人喻己於修身齊家之義相去恐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孔疏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
人之所惡也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
人之所好也萬壽案好惡即承上能愛人能惡人言之明用
人之道一準諸天下之公義凡公好公惡之顯見於天下者
君子不敢私爲所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惟其公也人者極乎天下之詞也孟子國人皆曰賢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是也疏失之泥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孔疏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嵩燾案此章發端言絜矩之道絜之以好惡而已好惡極之天下惟用人理財二者足以盡之此大道字與上絜矩之道緊相呼應其中三言得失微分三段結束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結上好惡之義好惡者通詞也得失之機繫於君心之好惡此所以爲絜矩之道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結上理財之義此云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結上用人之義而忠信驕泰字又實爲全章之總結言此絜矩之道非徒絜之以好惡也必有忠信之實以行之忠信者道之所以行也疏云孝悌仁義

由行忠信以得之別出孝悌仁義字若與此章大旨全不相涉而其所謂忠信者又若別爲一事朱子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二語何等精透漢儒之言義理安從望見其肩項哉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注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孔疏又爲人君作譬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還爲所用也嵩燾案鄭意以府庫財與上仁義並舉爲不類故假譬以明之而經意歸重用人理財二者惟仁義而後能有其財也集注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成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三語相承而下至爲明晰案鄭注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下字統臣民而言鄭

專以屬之臣亦誤說文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府謂寶藏貨財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曲禮六府同曰府而水土器貨所司不同月令五庫同曰庫而金鐵皮革所貯亦不同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理財之官而掌庫無聞是分言之則府庫異用專言之則府庫通爲貨賄出入之司也

畜馬乘

鄭注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孔疏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嵩燾案說文駟一乘也周禮校人注鄭司農云四匹曰乘爲疏所本疑此云馬乘以車乘言之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孔疏衷中也駟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許眘毛裴

皆云天子之大夫得駕四諸侯大夫惟駕二無四哀公二十七年陳成子說乘車兩馬杜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知此馬乘當爲車馬疏云乘四馬者非也

又案左傳襄二十五年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孔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方十里也坊記疏引司馬法四邑爲邱出馬一匹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而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鄭注小司徒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又引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三十家馬一匹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易訟卦

其邑人三百戶正義引鄭注小國下大夫之制論語駢邑三百鄭注云此齊下大夫之制以此準之則下大夫采地一成者得有馬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百乘當得采地百里采地之至大者鄭注以畜馬乘爲初試爲大夫百乘之家爲有采地似與古制不合

伐冰之家

鄭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嵩燾案士喪禮賜冰用夷槃可也是士喪亦得賜冰左傳昭四年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是用冰亦不專主喪祭伐冰之家似謂大夫以上得自藏冰而伐之

申豐所謂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皆用冰一國之大用冰者多矣或不必盡須之君也

彼爲善之

鄭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嵩燾案鄭意上下兩善字皆據君身言之疑此所云善者卽上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二語切實歸宿處所謂亡國之君自賢其臣是也彼誠信小人之爲善而後使爲國家其好惡固有蔽焉而因不勝其私念之動而從而善之菑害旣至而猶不悟利之所趨天下貿貿焉莫能言其故雖有善者周旋其閒何救於危亡哉朱子論語集注彼哉者外之之詞彼其所謂善者誠不善也而

於此疑上下有闕文亦恐誤

禮記質疑卷四十二終